

T 5424 / 3221

7

訂士編
長
...

余之事
...

...

...

...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91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馮少墟集卷四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馮少墟集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訂士編

余之事西臺少墟馮先生也方自今茲始而余
之願折節先生也則實聞義於西臺鏡源涂先
生乃余之夙知先生也則方薄遊粵蜀及家食
嘗而已鄉王之矣蓋公以杜陵碩彥通籍金閨
惠文柱後丰稜節誼表表

漢廷旋以抗直觸忤言入而身退然身拙而道尊矣比歸來絕徑杜門研精耽道洞然縣罄而公方憫然於貧富之辨如將浼之蓋余入長安凡三造請而後見先生於卧所始克酬數年鄉王之願隨辱投以訂士一編而受讀焉然後見先生之學之一斑而竊幸士學之知所皈依也夫學不明則道不立道不立則經不尊故士離經以辨志証援知據摘文豎義取諸漢原究本始統壹聖真與于宋守師說以耳食據釋老以

枝指緣時事以傳會則近世以來學鄙嗥然而莫可底止矣蓋其志彌羶其說彌競其境彌焚其理彌晦故廣川之奧昌黎之超象山新建之詣乃各極其志之所嚮方以麗於斯道而拔新標異共振世之幽滯若先生行古之道志古之人澹泊寧靜貞其守祛練神明通其會尊經以立道守道以殖學節緣學植而言與行孚知公之志於潛而達於見出其餘緒而九鼎於漢廷矣是編也何足以盡先生而先生之學見

於此 皆

萬歷壬寅歲二月吉旦知華州事門人楚澧吳
錢頓首拜讓

訂士編者巖臺馮公編也公行部至東必造黌
序進諸生講四書義率出己意反覆印証期於
剖微言透宗旨有前人所未發而未學所共迷
者凡歷三郡得如干首不佞命爵讀之心悅爰
屬州牧張君刻而廣其傳公關中人也既擢上
第游中秘篇章一出人人競相手錄命爵竊神

交公久每念關中有空同槐野兩公者豈不烜
赫登壇祇敞精神於文詞要以默契聖真為世
大儒獨涇野呂先生先生之學命爵無能窺萬
一頃從公譚學公輒稱引先生不置口即是編
可覩已以公盛年銳志今且杜門精詣必有不
為先生也者乃知關中故多材匪直以文詞鳴
求是編於文詞抑亦淺之乎觀公者與

萬歷丙申元春舊屬下山東東昌府知府廬陵
王命爵頓首撰

訂士編

示臨清學諸生

夫子博文約禮之訓不顯為一顏子發而顏子一旦慨然認到自家身上曰博我約我何也彼誠信得道理原在自家身上夫子不過一指點之耳向也迷而今也悟方才覺得有趣方才欲罷不能若是自家信不到但假人口吻曰博文約禮云云終是無趣味終是不得欲罷不能子思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

也此迷悟之說也且顏子既稱欲罷不能矣不知欲罷不能之時何樣光景誠不可不於此處潛心

博文約禮有先後而無等待若待博文完了才去約禮則天下古今道理無窮盡何時能博得完將終其身無約禮之時矣余師許敬庵先生曰孔子教人其大端曰博文約禮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然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

而反已之謂約禮即在於文之內約即在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為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生此說可謂善發聖人之蘊

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正是顏子學有得處文王望道而未之見孔子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自古聖人大都如此士君子為學須要造到欲從未由至於無所用力處然後謂之學顏子之學不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與不掘何

異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何也曰註云固猶實也實者斂華就實之意正為上文頭一句說聰明睿知又恐學聖人者騁其聰明睿知在外而用功不肯斂華就實所以曰固或曰既是學聖人不當騁其聰明睿知上文何必頭一句說聰明睿知曰天下之事非聰明睿知之人一件做不得且知該寬裕溫柔處却發強剛毅該發強剛毅處却

齊莊中正可乎不可此所以先說聰明睿知
後說容執敬別但世之學者易於騁聰明恃
睿知故又曰固字云耳上章淵泉如淵此章
淵淵其淵正是固字之意在天地必有大德
敦化而後有小德川流在聖人必有肫肫淵
淵浩浩之大德敦化而後有聰明睿知容執
敬別之小德川流在學聖人者必固聰明聖
知達天德而後能知至聖之所以配天也無
聰明睿知不可騁聰明睿知亦不可此固之
一字學者不可一時不體驗

問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固
矣然學者欲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從何處用
功曰下章緊接衣錦尚綈惡其文之著也可
見存一惡其文之著心便是下學用功第一
著論其心雖惡其文之著論其道則文終不
能掩故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衣錦尚綈
猶如無錦然而錦終不能掩乃其所以為錦
如固聰明聖知猶如無聰明聖知然而聰明

聖知終不能秘乃其所以為聰明聖知也。固聰明聖知達天德就是無聲無臭的境界。但自惡其文之著也。一念始可見歛華就實這一念真是下學用功第一着。

示東昌聊城兩學諸生

非禮勿視四句工夫在應感上做出門如見大賓二句工夫在心上做然則曰與雍何以辨也。不知四勿字難而二如字易。請以戰喻夫非禮之聲色交於外而我欲視聽之是外寇

也。非禮之言動起於內而我欲言動之是內寇也。內外交攻而我以孤軍猝遇強敵不假應援一鼓而下難邪。易邪出門使民其心易肆持內寇竊發耳。然必借見賓承祭之心以勝之。不然鮮不北矣。故此一捷也是應援之兵之力也。而主兵又安在哉。以此較彼難邪易邪。此回雍之辨也。或曰顏子心齋坐忘幾於化者也。何至有非禮曰禮不易言也。一念少過即非禮。一念少不及即非禮。故曰約之

以禮約也者約其過與不及而歸之中也。至精至微非可以騰諸口說者。豈至如世俗所謂非禮非禮云哉。噫。內寇外敵。雖太平之世所不免。而恃吾有以備之。若曰顏子而無非禮也。是唐虞無四克而商周無桀紂也。天下有是理哉。堯舜湯武不以其故損聖。又何疑於顏子。故千言萬語為顏子解者。是昧於時勢者也。

問顏子學幾於化者。也。視聽言動。豈有非禮。豈待於勿勿之云者。不過在靜中一念上用功。防未萌之欲。云爾。若必待視聽言動而後。勿不幾於粗乎。曰。此意甚是。雖然如此。則顏子靜中一念。且不能靜矣。更說甚動。顏子學幾於化。靜中一念。已。是澄澈的。未萌之欲。已。不。消防。只是在視聽言動時。再一點檢耳。但把顏子之非禮。不可看的太粗。顏子之四勿。不可看的太着力。便是。且靜固靜。易乎動亦靜。易乎賢如顏子。豈有靜中不靜。賢如顏子。又

豈能動中不動有耳目口體便有視聽言動
有視聽言動便有非禮處勿之云者是動
中求不動之意也動而不動則動中能靜矣
動中能靜則靜中能靜又何待言靜固靜動
亦靜無內外無將迎此孔子之所以為四絕
而顏子之所以為四勿也一問未達其絕與
勿之間乎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易
見可欲而使心不亂難此四勿之學非顏子
不足以當之

涇野先生教人於動處求靜真得夫子告顏淵
非禮勿視聽言動意

示濟寧學諸生

仲尼祖述堯舜一章是一首仲尼贊武字土字
一韻行字明字一韻化字大字一韻自古贊
體之妙莫過於此

問中庸引夫子之言皆言子曰惟君子中庸章
言仲尼祖述堯舜章稱仲尼者何曰此二章

正相應蓋前邊說舜文武周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堯舜文武衆聖人前邊說天地鬼神至於日月星辰華嶽河海禽獸草木無不言及見得這中庸道理散見於天地萬物後邊說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見得這中庸道理雖散見於堯舜文武天地萬物而實統會於仲尼故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可見仲尼曰君子中庸亦惟仲尼為能中庸耳聰明睿知章

就是仲尼之小德川流經綸大經章就是仲尼之大德敦化不徒曰承上文云爾仲尼曰君子中庸非仲尼吾誰與歸

詩云衣錦尚綉惡其文之著也。只是箇淡故下文即曰淡而不厭學者只凡事淡得下其識見自別其品格自高不患不到聖賢地位。自古熱鬧人多喜動喜事恬淡人又多厭動厭事惟淡而不厭才謂之君子之道才謂之中庸。

論君子之道說到篤恭天下平道理可謂至大
不知有何樣奇特工夫方才得到此顧先之
以淡而不厭一句可見淡之一字乃吾儕安
身立命所在若是能悟破淡字則精神收斂
在內覺得世間種種可豔之物自與自家身
上不相干涉就是在爵祿名位中必不為爵
祿名位所用何等安閑何等瀟灑須有此等
胸襟方才做得出篤恭而天下平的事業不
然把自家一段精神終日馳騫於外只在榮
身肥家紛華靡麗上做營營逐逐徒自苦累
一生有何好處又何論事業故舜禹有天下
而不與不是有心去把天下不放在心上只
是把天下看的淡所以能不與也雖然人情
好甘而君子曰淡非迂也嘗得出淡中滋味
自是能甘得淡自是能不厭若嘗不出淡中
滋味縱曰我能淡我能淡其如不甘何故不
以淡為甘而輕言淡者非深於淡者也

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孔子之道一貫之道也原不貴博亦不賤博故
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
夫弗畔者弗畔此一也夫子知曾子博學而弗
約可與言一也故直示之曰一貫知一貫而弗
而不能約不可與驟言一也故必先博學而後
學而識然後約之曰一貫可見善學之要
惟恐當下不能承認此一也又何必博學而後
博自多哉齊景公欲用孔子晏子沮之曰當
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闡其施蓋病其博

也而史遷亦曰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夫
博而不約其流弊至於什百千萬而不可返
皆多之一字為之嚆矢也噫人情好勝勢必
畔而至此不足為異但使晏嬰沮景公而聖
道不行於當時史遷列六家而聖學不明於
後世可勝異哉可勝異哉

世道不如古全係於士君子好高之心勝不在
日用間着實用功孔門言志亡論夫子與顏
子何如只看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

敝之而無憾居然三代時大道為公景象可見古人為學何等着實吾儕試自揣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之也果能無愛惜心否即不然果能無納交要譽心否但只有纖毫未化便是有愧於此心便是有愧於子路縱高談性命何益此世道所以不如古也

楚侗先生維風編中有云知道者之於詩文直揄莢視之可也余讀之以為知言豈直詩文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即善與勞亦揄莢視之可也不然即此一念有善有勞之心便不是善便不是勞矣舜之舍己孔之母我皆

是此意噫難言哉

顏子蕭然在陋巷中有何善有何勞而居然以不伐不施自任是何等樣胸襟吾儕當細思之

有善有勞難不伐不施易何世之有善有勞者多而不伐不施者少也於此方見顏子之不可及

伐善伐伐也。有以不伐為伐者，尤伐之伐也。施勞施施也。有以不施為施者，尤施之施也。故曰：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此斷不可以為訓。

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是孔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慈者所以使衆，是曾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孟子一生的學術。一生的事功。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君子所性，誠然不知性，是怎麼模樣？曰：君子所性，根心處，雖不可見，至於睟面盎背，是昭然可見者。只說這睟面盎背處，大行能加窮，居能損否？余嘗見富貴之士，或有形容憔悴者，貧賤之士，或有發氣滿容者，可見這根心生色處。大行窮居，斷然加損不得。

問：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曰：芳草和煙暖更青，寒門要路一時生，年年點檢人間事，惟有春風。

不世情

君子所性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分定故也。只一箇分定了便改移不得可見人只是安分便是盡性。

安分二字人人能言之不知道理甚大功夫甚難必如夫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才謂之安分於窮居行義以達其道才謂之安分行陸子靜謂宇宙內事皆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才說得出分字意。

粹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分明畫出一箇聖人模樣宛然如見吾儕既見之矣不可在模樣上欣羨當自根心處求之。

又示四氏曲阜兩學諸生

問四氏學及曲阜學諸生曰諸生或為聖人之後或近聖人之居誠為厚幸然為其孫者何以無愧於祖為其弟者何以無愧於師乎諸生唯唯否否余曰爾諸生以讀書科第為無

愧乎如此則世之取高科躋膺仕者皆可以為聖人矣爾諸生以為然否爾諸生必不以為然既不以為然何不求其所以無愧者而奮然思齊也然其所以無愧者何在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陽明先生云箇箇人心有仲尼箇箇人心既有仲尼則為其孫者生來原無愧於祖為其弟者生來原無愧於師此道完完全全全聖非有餘我非不足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但只是自家信不及

所以不肯思齊所以有愧耳且爾諸生有能篤信聖人如子夏者乎子夏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道後儒不篤信聖人故學以致其舉業學其所學非聖人之所謂學也非聖人之所謂學則雖謂之有愧也亦宜雖然子夏惟篤信聖人故入聞聖道而悅亦惟篤信聖人故出見紛華而悅何也子夏篤信聖人不曾篤信自家所以入聞聖道而悅又出見紛華而悅耳顏子其初亦篤信聖人故仰之鑽之

瞻之三之字俱指聖人。其後一聞聖教始信得博我約我始信得我自家生來原是聖人。故既竭吾才如立卓爾曰卓爾則入也卓然見於其前出也亦卓然見於其前孰為聖道孰為紛華孰為可悅孰為不可悅舉躅皆是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在眼前此顏子之所以不可及也。篤信聖人則離過聖人必有出入處篤信自家則道也者不可湏臾離也。又安得有出入乎哉。今吾輩生於千百世之下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是人也既未聞聖道而出也又只見紛華安得不愧於聖人。爾諸生不要說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我生於千百世之下只信得過聖人生於千百世之上固是此赤子之心固是此良知我生於千百世之下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既亦是此赤子之心亦是此良知我何為不奮然思齊而甘心有愧於聖人也。今諸生能篤信此赤子之心否能篤信此良知否拋却自家無

盡藏緣門持鉢效貧兒諸生得無惕然於此乎諸生又唯唯否否余曰孟子不云乎是心足以王矣齊王拋却自家能王之一念却去問霸者之事豈非緣門持鉢效貧兒耶吾輩果能篤信此赤子之心我與聖人同篤信此良知我與聖人同則識得本體自然可做工夫做得工夫自然可復本體當下便是聖人故曰箇箇人心有仲尼非虛語也自從字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豈非千古之一快哉如此則爾諸生在天地謂之肖子在聖門謂之高弟登高科躋膺仕於此心此知無所加固謂之不愧不登高科不躋膺仕於此心此知無所損亦謂之不愧故曰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嗚乎盡之矣諸生為之躍然余反觀竊自愧遂書之以示諸生併以自勗焉

示寧陽學諸生

克己復禮為仁先儒解克字謂如三軍遇敵戰必勝攻必取此言甚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但自家兵馬若平素操練得不閑熟停當而輕言克是所謂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耳故夫子又曰操則存舍則亡然則欲克已者又不可不先講操心之道

問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已幾於化矣夫子與之論仁宜有元虛奧妙處第曰非禮勿視聽言動何淺易也曰惟至淺乃至深惟至易乃至難吾輩學問不及古人只為一生在此區區形骸上討箇受用終日將外邊聲色應感

陪奉此軀即即有志於學者亦多從此起見種種情識搯搯脫不去自視於視聽言動不知有多少欠闕多少愧怍處如何到得顏子且非禮之視是誰視非禮之聽是誰聽非禮之言是誰言是誰動皆是此一箇區區形骸作用至於非禮勿視是誰勿視非禮勿聽是誰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誰勿言勿動這不得一段真精神真力量如何能斬釘截鐵一齊勿去亡論罣礙湛溺即勿矣猶有拖

泥帶水處亦不得謂之勿勿者拔去病根意也。顏子四勿真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大者先立則彼區區形骸如耳目之官豈能奪之豈直不能奪且即此區區形骸即是靈明真體故曰仁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若顏子者亦庶幾可謂踐形而無愧於為人矣。大約異端言仁指的是那能視能聽能言能動的那箇吾儒言仁指的是這能勿視能勿聽能勿言能勿動的這箇這箇道理至淺至深至易至難元虛奧妙莫有過於此者若舍此別談元虛奧妙余豈知之哉。

非禮勿視四句非字不同有非者有非之非者有似是而非者非者不難勿非之非者亦不難勿惟似是而非者為難勿故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美我大人弗為這等去處非顏子不能剖析。

學者能體會得聖人詁言之意雖言以終日亦

謂之訥不然即閉口深藏亦訥之蠹也故曰
吾與回言終日又曰予欲無言有言無言真
不在言上說

仁者其言也訥訥之云者非徒不言也蓋太極
之理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靜專則不動直
不靜翕則不動闢故子思曰小德川流大德
敦化訥之云者亦敦化意也聖賢道理原自
精細聖賢學問原自深湛故易曰洗心退藏
於密詩曰夙夜基命宥密訥之云者亦藏密
意也大抵人之精神最忌外露人之力量最
怕輕洩士君子果能收斂這一段精神強固
這一段力量如猫之捕鼠如鷄之抱卵不識
不知勿忘勿助到此地位才是真為之難才
是仁者其言也訥這等去處別人識不得須
是要自家內省內省者收視返聽自家默默
湛思默默點檢耳後世學者豈不毅然要做
好人但終日外省處多內省處少如何笑得
故次章即云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而子思

亦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以不可
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正得夫子告司馬
牛之意吾輩為學須是要在人所不見處用
功

示泰安學諸生

泰安諸生講富與貴是人之所欲廣土衆民君
子欲之孔子登東山而小魯三章蓋聖賢道
理原是一貫此三章書只當作一章看大約
學者只是在富貴貧賤上打不破徒自纏擾

一生安能到聖賢地位所以然者只是看得
大行能加所以不能審富貴看得窮居能損
所以不能安貧賤若是能看破大行原不能
加富貴自然能審看破窮居原不能損貧賤
自然能安一切世味都擺脫得開瀟灑快樂
自然睥面盪背所見自然大所處自然高當
下便是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的
境界睥面盪背就是成章氣象在水謂之瀾
在日月謂之光所性是何物就是此仁在水

謂之源在日月謂之明故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此所以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君子之志於道也志此而已矣或曰富貴貧賤勘得破便到聖賢地位抑何其言之易也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又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由此觀之言何容易雖然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定靜書願與諸生共懋勉之

昔人有言過得貧富關便是小歇處過得生死關便是大歇處余以為貧富關便是生死關過此便是大歇處何云小也嗚乎人能過此關天下何事不可做昔涇野先生教人惓惓以甘貧改過為訓而谿田先生深以為然此正前輩學問真切處非後學可及雖然不甘貧就是過能甘貧就是改過仔細看來世間人種種過失那一件不從富貴貧賤念頭生

來卑卑者無論即高明有思想者亦往往墮
此坑塹良為可惜諸生不可不時時惕然猛
省

富貴貧賤自有定數欲之不能來惡之不能去
世之人徒多費此一番欲惡耳不處不去君
子只是箇勘得破

富貴是人之所欲貧賤是人之所惡受病之根正在
此欲惡二字君子之心如鑑之空如衡之平
原未嘗先有欲惡二字橫於中所以富貴貧

賤到前便能審之安之如鑑本空而妍媸自
辨衡本平而輕重自分不然饑者甘食渴者
甘飲其如飲食之正味何無終食之間違仁
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只是此心常惺惺
要不失此真體耳非分外硬將一物強置之
胸中必於是必於是也

富貴貧賤不當著跡看日用間富貴貧賤時時
都是有的且如食求飽居求安便是欲富貴
心惡惡衣惡食便是惡貧賤心豈止於此大

凡念頭起處都是富貴貧賤所在此所以時
時要照管時時要收攝不然若著跡看則三
公萬鍾一生能遇幾次所云終食不違造次
顛沛必於是者果何物耶念及於此此心真
是一時放下不得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惟根於心所以能
生色可見根之一字最要緊世間諸凡作用
如事功節義之類都只是枝葉枝葉有遇有
不遇而惟此根乃是人人有的故曰人性皆

善有此根則時而大行如樹木遇春夏其枝
葉自然發生於此根實無所加時而窮居如
樹木遇秋冬其枝葉自然收藏於此根實無
所損故東廓先生云世俗通病只認得箇有
才能有勲業有著述的聖人不認得箇無才
能無勲業無著述的聖人此實根本之論嗚
呼人人有此根人人不肯自認有此根徒只
在枝葉上用功何也自咲從前顛倒見枝枝
葉葉外頭尋誠切中後世學者之病

問孔子之道精矣微矣孟子第以登東山而小
魯云云形容之何也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然則學聖人者柰何
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
道也不成章不達雖然吾輩今日不當在成
章上馳騫只當在成章以前用功或曰何也
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
焉孟子豈徒曰觀之而已哉知此則知聖道
之所以大知此則知君子之所以成章

示濟南歷城兩學諸生

古今談道者多矣莫精於費而隱一言若曰君
子之道費而隱非隱而隱也子思有感於當
時昏昧渺冥虛無寂滅之說行故為是言以
覺之然亦非自子思始也夫子曰二三子以
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又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
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知此則昏昧渺冥
虛無寂滅之說不攻自破矣知此則知道知

中知學

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亦有所憾。此是論道理如此。然學者只當極力以求。其至不可以聖人之不知能自諉。下文曰：至誠曰至聖，曰至德，曰至道，曰至矣。摠是發明此意。這至字不在高遠上說，就是中庸故曰中庸。其至矣乎。又曰中庸不可無也。中庸二字雖聖人天地亦有所不能盡處。故堯之允執，舜之精一，一生兢兢業業，只是為此。若中庸是

容易的，堯何必允，執舜何必精一。堯舜又何。以曰猶病，執註謂覆載生成之偏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夫曰偏曰不得其正，可見中之一字。天地亦有所不能盡處。此所以人猶有所憾。若把至字看的太高遠，便非中庸之旨。且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的道理，就是愚夫愚婦所與知能的道理。下文說到參天地贊化育，說到篤恭而天下平，才只是盡了愚夫愚婦的道理。其實於愚夫愚婦道理上一毫無

所加才謂之中庸才謂之至然篤恭而天下
平即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故曰聖
人亦有不知不能夫以天地之化育而尚賴
聖人以贊之故曰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可
見這中庸道理匪高匪卑匪遠匪近匪難匪
易如以為高遠而難也難道自家不如愚夫
愚婦如以為卑近而易也又難道自家過於
天地聖人至乎至乎可不勉哉

自老子有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說
於是遠人為道者索隱行恠求之於虛無寂
滅之域子思子憂之不得已有鳶飛魚躍之
說若曰斯道在天地間舉目皆是舉足皆是
何可道何不可道何可名何不可名無內無
外無有無無無之非道無之非名無之非學
閉門靜坐則靜中有鳶飛魚躍之趣應事接
物則動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至於夢
寐之中則夢寐中亦有鳶飛魚躍之趣推之
至於造次顛沛之時則造次顛沛中亦有鳶

飛魚躍之趣故夫子夢見周公豈真有周公之揖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所必於是者又果何物何事也哉信乎知鳶飛魚躍之趣則知道可道為常道而道不可道者非常道名可名為常名而名不可名者非常名老子虛無寂滅之說當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右數則皆因諸生講此書遂書以示之雖聖賢精蘊未必甚鮮但藉此與諸生相印正耳雖然余之所以惓惓於諸生者又不顯在此講

說間也

乙未冬日長安馮從吾仲好甫書于濟南之澄清軒

昔楊子之隣人亡羊追之不獲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不知所之楊子戚然變容者竟曰余觀近日博士家逐迹喪真殆不幸類是夫書者聖人之迹也而有不可傳者存焉惟大覺元解始能旦暮遇之而近日博士家慕吊詭則支離傳註徂發冢則懼傷口珠或夢中占夢而自謂全

覺或學一先生之言而暖姝自喜是何其多岐也夫赤水元珠知珠不能索而得糟魄之喻斲輪者所以釋椎斲而議讀書之君也然則逐迹喪真之士安得不塵朱公之戚執侍御馮先生以關陝大儒出入金馬之門已而簪筆柱下代狩東省巡歷之暇時進諸博士弟子與之辨析精微愍大道之多岐而亡羊者衆也目錄次成書命之日訂士編云意與諸博士弟子相印證也余得而卒業焉大都闢博約一貫之道發竟

復四勿之功明根心定性之旨而歸重於先立乎大之一言推原費隱之說仲尼之中庸而拈出淡字固字之義尤宋大儒所未發直指良知為作聖之基而勘破生死貧富之關至於由回之志顏冉司馬之仁孔曾孟子之學術事功又各歷歷剖之詳焉去聖人二千餘歲矣僅僅數千言肱其關鍵曲盡闕妙筌蹄盡化而不出其宗噫化聲邪法音耶三籟邪子靜登壇新建提衡淵淵理窟執余梧知雪神恍見德機而知先

生之發吾覆也乃請其州授之剡劇氏嘉與海
內諸博士弟子共印證之都人士聆真人之聲
欬得未嘗有何啻逃空谷者忽聞足音也疇不
蹙然而喜左袒下風乎出涯涘而觀大海庸詎
東省十數學宮而已執先正李文達嘗言宦途
惟薛大理以理學為務茲觀馮先生雅有文清
夫子之風焉是編出而宋儒先又樹一赤幟矣
海內博士家誠無樂鷄於鍾鼓無求馬於唐肆
滌除宿根掃撤塵障而別具隻眼焉周道如矢
君子所履豈惟永無岐路之泣即向所稱聖人
之不可傳者盡在是矣

屬下直隸河間府知府陳邦科頓首謹書

馮少墟集卷五

長安馮從吾仲好著

語錄

關中士夫會約

關中會約蓋馮柱史仲好首議而諸君子樂成
之一時義舉百年希覲于子野渙群之易曷少
馬柱史叩余言爲約規余蓋重感吾黨先達人
文之盛而式微于今也茲約誠行無渝則式微
者以道盛往盛可無譚然竊有懼焉士固有同

舍而割席千里而比肩者則心之一與弗一耳
心誠一無會亦會矧曰會不約皆約矧成約故
面會不若心會約以詞不若約以心嘗怪論交
君子分社近黨合醵若嬉有一多焉而挾有一
少焉而伎黨非嬉非挾與伎尤非心之所由弗
一也茲用會以合一約以貞合會不數而志洽
約不煩而誼正風啓大同道振式微類族自我
鄉人所望乃或聲驚而寡實文具而鮮終陽浮
道與而畜貳將令望我者緣款索我拾罅議我

其謂之何諸君子當俾不落是乃余爲是懼也
誠慮于所不必然但冀釋余懼者以必不然用
廣首議羨意云

戊戌端月首會日約中朽樗周宇題

夫世道隆污係士風厚薄而返薄還厚倡之者
當自士大夫始使士大夫而猶然不倡則於齊
民何責焉昔夫子歎時人論禮樂而決之曰吾
從先進當其時豈無野人夫子者而夫子不之
恤若曰知我者其惟先進乎罪我者其惟先進

乎今萬世而下猶知有先進可從者伊誰賜也
吾二三士大夫誦法孔子有日觀今世道士風
可不決所從而徒空歎君子野人哉頃者經軒
熙宇二先生過訪精舍談及吾鄉士風為之咨
嗟太息者久之余曰此豈異人任也在二先生
倡之何如耳二先生曰然是亦不可以無約子
其任之余謝不敏曰有諸前輩在二先生曰否
否即此是前輩命也長者命少者不敢辭子其
任之余曰唯唯遂載筆從事於二三士大夫之

後

萬歷丁酉冬十二月後學馮從吾書

會約

一省會風氣近古諸凡禮節頗有先民之意第
恐久而寢失其初是不可不一申之者其冠
婚喪祭當以會典家禮為主至于冠禮久已
不行尤望諸公亟倡之

一士夫經年不一面恐非吾輩一體之誼擬於
每年正月初六日各携餅果四器酒一尊同

至一公所公拜二拜再拜二拜以見相答已時赴會申時散會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公除餅果四器酒一尊送至其家非有大不得已事不可不到

一彼此往拜俱用單帖止後輩於前輩用折柬一次其前輩亦只用單帖答後輩途遇前輩下車立道左俟前輩過方登車如年歲及科目相近者或彼此下車相揖或車中拱手既別不必差人拜上

一彼此往拜務要相見不可槩以不在辭如坐談時久隨便出一餅一果用之不必設卓以滋靡費

一彼此稱謂或字或號不必稱翁惟後輩於前輩仍用翁字以見鄉黨重齒之意至於公事傳帖雖後輩爲首於前輩亦不必稱翁庶中有姓同與號之上字同者不至無所分別一彼此爭構吾輩所無儻萬一有之大家務要盡心勸和勿令因小忿以傷大體至於外侮

之來雖聖賢所不能免吾輩中儻有無故遭此者大家亦當左右維持無令失所傳曰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夫鄉田同井者且然况於吾輩尚其念之

一士夫宦遊歸及公事過家者吾輩爲主人當先有一拜越數日其客回拜即主人中有年高步履不便者或庄居不知者不必論其先施否亦當往拜仍當下車登堂以候安否不可過門止投一刺其燕會禮文俱當節省如

中有至親同年不在此例

一中有新選及出差陞轉過家者各指分金一兩其餘願捐者聽

一中有年老無子或有子而貧甚者每年公具分金若干以助之其異日壽器賻奠仍當破格存厚

一異日中有大故公具分金若干爲賻葬時再具若干爲祭公舉外私舉者隨便

一士夫之後有十分貧乏不能度日者廉其實

量給資本以慰先世於既往以存厚道於將來切不可秦越肥瘠視之

一士風薄惡莫過於投遞揭帖以後凡有緣門投遞者衆共絕之不必接覽

一吾鄉士風雅稱恬靜而近日諸長者尤多閉戶寡營絕口不談時事如此美俗烏容過慮第恐無知之人指稱吾輩或捏寫連名假書囑託當路或擅借一二名號傳帖相約甚至無名之帖頃刻傳徧而大家茫然莫知其所

自諸如此類關係一方士風不小今後吾輩遇此不妨過于詳慎蓋關防詐偽微獨居官即居鄉亦不可不一留心也

以上數款特其大略耳若其詳則有鄉先正藍田呂氏鄉約鄉儀在願吾輩共斟酌講求焉
關中會約跋

會舉于戊戌正月仲好氏書約先大夫題辭不佞以使事過里與末議焉亡何仲好養痾杜門九年始出不佞東西南北抱先大夫戚歸終劄

從鄉先生後亦踰九年越丁未春兩人始再與斯會蓋相視而慨會合之難也雖然不佞重有戚焉先大夫題約諄諄以心一規茲雍雍濟濟罔弗一也而不幸往矣諸先進且強半修文嗟嗟百年駒隙幾俟河清此古人終日乾乾競寸陰而永終譽也會合維艱無虛良晤九原可仰盍勗方來近一時長者坦衷亮節人人可用為儀而嗣至諸君子鬱然煥然爭相澡濯即不佞如誦或亦可肖而化焉者於休扒洛下耆英情誼不洽于後進蘭亭少長流連僅止于壺觴孰如今茲萃渙維風而相觀道義者乎此會良稱不偶吾願諸君子共敦之矣會既畢仲好謂不佞不可無言遂不辭而跋其後

後學周傳誦謹書

關中會約述

此關中會約也何述焉紀侍御馮仲好先生雅意而述之以詔吾黨也蓋吾黨寧具慶之會前未有也自仲好始倡之會有定期約有定款先生

自有引故先達周司農先生并有辭旨哉乃言
皆萃渙之良箴而協德之寶訓也蓋崇儉德以
敦素風酌往來以通交際嚴稱謂以尊古誼絕
告訐以警薄俗周窮約以厚廉靖卹後裔以慰
先德敦本尚實之念維風善俗之規溢于言表
一時士庶羨爲盛會傳之海內慕爲盛舉今行
之十餘年弗替也茲仲好方奉

召還臺觀風天下首以此化導搢紳士則斯世
斯民皆善德矣豈惟一鄉一國也與哉第懼仲
好行矣吾當意人人殊設有弗繼仲好之雅者
此事或廢柰仲好之始願何今以往有能體仲
好意俾善則雅意世世守而不墜吾且願爲執
鞭而從之矣貞不佞敢僭爲數言以爲吾儕告
勿立異勿有我勿爲齊民所指摘則庶乎斯會
斯約永貞爲母負矣夫覩是會也讀是約也有
不犁然當心者非夫也若夫會心匪面之訓反
薄歸厚之倡則有二先生之言在不佞又何說
之辭

卷之三
關中主夫會約

歲丁未閏八月望日會中迂叟秦可貞拜手謹述





